



广东文史资料精编

广东省政协文化和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上编 第6卷 >

清末民国时期人物与台港澳及华侨华人篇 >



中国文史出版社

广东文史资料精编

广东省政协文化和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上编 第六卷 >

清末民国时期人物与香港澳及华侨华人编 >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广东文史资料精编. 上编. 第6卷, 清末民国时期人物与台港澳及华侨华人篇/政协广东省委员会办公厅, 广东省政协文化和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8. 12

ISBN 978 - 7 - 5034 - 2200 - 3

I. 广… II. ①政…②广… III. ①文史资料—广东省②历史人物—简介—广东省—民国③华侨—史料—广东省—民国④华人—史料—广东省—民国 IV. K29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91353 号

责任编辑: 韩淑芳 张建安 吕潇潇 李春华 封面设计: 李松璋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印 刷: 广州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邮编: 510120

装 订: 广州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邮编: 510120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 1/16

总 印 张: 24.75 字数: 39.1 千字

印 数: 2500 册

版 次: 2008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960.00 元(套)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工厂负责退换。

目 录

· 清末民国时期人物篇 ·

跟随孙中山先生十余年的回忆(上)	马 湘(1)
跟随孙中山先生十余年的回忆(下)	马 湘(11)
汪精卫与陈璧君	朱庸斋(37)
追记邓仲元先生事略	罗翼群(40)
我所知道的陈炯明	张友仁(56)
读《跟随孙中山先生十余年的回忆》补正	陆丹林(62)
唐绍仪生平二三事	郑砺石(65)
我所知道的陈可钰	黄开山(71)
回忆梁启超先生	杨鸿烈(76)
我所知道的铁禅和尚	觉 澄(82)
广州回族上层分子杨枢	杨绍权(89)
关于杨枢二三事	端木正(93)
《唐绍仪生平二三事》的补正(三则)	陆丹林(97)
我所知道的李福林	黄千甫(105)
对《我所知道的李福林》一文的补正	陆遯翁(114)
第一次北伐期间的黄大伟	梁秉枢(115)
梁启超任北洋财政总长时二三事	惠 隐(118)
粤秀山“三老楼”轶闻	陆丹林(120)
宋子文发迹的一些史实	萧宝耀(124)
承办捐务起家的邹敏初	邹梓琴(129)
六十自述	李章达(遗稿)(134)
回忆李章达先生(四则)	何香凝(142)
关于陈炯明的二三事	凇 之(153)

对《关于陈炯明的二三事》一文的订正	邓警亚(159)
陈子褒先生事略	陈察吾(160)
梁启超故乡述闻	佳 木(163)
唐绍仪生平的概述	罗翼群(166)
唐绍仪被刺原因之商榷	高承元(179)
对《唐绍仪生平的概述》一文的质疑	潘 敬(181)
唐绍仪在朝鲜的前前后后	杨绍权(182)
关于唐绍仪的生平及其与孙中山袁世凯容闳的关系	黎照寰(184)
林虎在广东二三事	黄宗儒(193)
反复无常的沈鸿英一生	龙伟生 陈常九(196)
对《反复无常的沈鸿英一生》的补充订正	冯 璜(217)
我所知道的冯自由	陆丹林(219)
我所知道的黄明堂	唐颂南(228)
从护法到第一次北伐的赣军赖世璜	林志光(236)
桂军刘震寰的兴起及其覆灭	卜汉池(241)
李耀汉与阳春惨案	李洁之(260)
法帝国主义在广州湾豢养的陈学谈	钟 侠(264)
徐傅霖角逐“国大”代表记	陈 波(283)

· 清末民国时期台港澳及华侨华人篇 ·

纽约唐人街及华盛顿华侨抗日救国会	李星川(286)
对《纽约唐人街及华盛顿华侨抗日救国会》一文的订正	李星川(303)
蒋介石阻挠越南海阳埠侨胞捐款抗日	梁复然(304)
南非华侨情况忆述	叶 迅(305)
辛亥革命前后缅甸华侨筹饷活动	黄馥生(317)
三次赴美和侨美二十五年的亲历	陈 科(320)
蒋帮在马来亚新加坡迫害华侨情况	胡一声(330)
新西兰侨团活动及抗战捐输的情况	杨汤城(337)
日本神户华侨办庄的发展及其衰落	叶少林(342)

中华革命党讨袁军美洲华侨敢死先锋队组织始末	胡汉贤(356)
纽约华侨洗衣馆联合会的组织和活动	陈厚父(365)
关于古巴华侨情况的回忆	黄作湛(379)

· 清末民国时期人物篇 ·

跟随孙中山先生十余年的回忆(上)

马 湘

一、孙中山先生到美国巴索

我第一次得见孙中山先生是在美国的巴索。我是广东省新宁县(即现台山县)人,少年失学,15岁即离开家乡,到美洲墨西哥谋生,在一间外国人开设的餐馆佣工,后又转到美国巴索的一个农场做工。1909年孙中山先生来巴索从事革命活动,图谋推翻清政府,挽救危亡,受到当地大部分华侨尤其是致公堂的热烈欢迎。中山先生在一次由当地华侨领袖和致公堂首领召集的华侨大会上发表演说,把清人入关压制残害汉人的史实以及清政府昏庸腐败的情况对到会群众作详尽的陈述,并指出我们中国眼见就要被列强瓜分共管,全体同胞必须立刻起来驱除清人,才能挽救危亡。言下义愤填膺,慷慨激昂。这次演说足足讲了3个多钟头,听讲的人个个都非常感动,我也激动到流下泪来,恨不得能够立即回国去和清政府拼个死活。

在这个晚上,华侨团体公宴中山先生,我也参加了。在入席时,各华侨领袖和致公堂首领纷纷簇拥着中山先生,推他坐首席。我看见中山先生就座后,立即跑到他跟前,很恭敬的叩了一个头说:“我要跟随先生革命,替先生挽皮包。”中山先生说:“革命?革命是会杀头的,你有这个胆量?”我答道:“杀头?杀就杀,我不怕。我有三个同胞兄弟,杀了我,还有两个兄弟侍奉父母,我还未娶妻,没有子女,怕什么?”中山先生说:“好!好!你有这样决心参加革命是很好的。但你替我挽皮包,我却没钱给你工资啊!”接着又说:“我可以写信介绍你到日本找廖仲恺和朱执信等人,跟他们做革命工作。”我得中山先生允许参加革命,高兴异常,就准备搭船往日本。有一天,我往见中山先生,他告诉我快要往加拿大联络华侨,鼓吹革命。这时我的父亲马厚庶在加拿大温哥华经营商业,是加拿大洪门(即致公堂)首领,也是华侨领袖,可以帮助中山先生一

臂之力。因此我把父亲在加拿大的情形告诉中山先生,并写了一封介绍信,请他到加拿大时找我父亲。

二、孙中山先生号召美洲华侨回国讨袁

我在美国巴索拿到中山先生的介绍信正欲到日本去见廖仲恺、朱执信等参加革命时,不料美国政府在巴索大捕没有出生证的华侨,有300多人被捕驱逐出境,用船送回上海,我也是其中之一。船过日本因被驱逐出境的一律不准上岸,只得到上海后转回家乡,住了两年,我再到加拿大的爱孟顿,在一个农场里佣工,每日不是耕田就是打猎。我乘机苦练射击,不到两年工夫,发枪就没有不中的了。

1915年一天早上,卖报纸的人特别喊得起劲,买报纸的人也特别挤拥。原来报上发表消息说袁世凯要做皇帝,中山先生号召华侨参加讨伐袁世凯。我便决意回国,实现我跟随中山先生革命的志愿。随后又得知中山先生派夏重民和胡汉贤组织华侨敢死队,在域多利埠的新民国报设立机关,并由胡汉贤和蔡鹤朋在爱孟顿成立一个军事社,训练讨袁敢死先锋队。我便和黄惠龙一齐报名参加,总计参加的共有500人。我恐被父亲知道受到拦阻,因化名为黄陞去参加。

讨袁敢死先锋队成立了不久,奉中山先生电召,开往日本横滨训练。过了5个月,又从日本横滨调到山东潍县周村。各队员都没有枪枝,只配备四个炸弹,在对襟衫上标着华侨敢死队几个大字。当时中华革命讨袁军东北军总司令是居正,副司令是许崇智,华侨义勇团团长是夏重民。我们在潍县训练,正要出发进攻山东省会济南的时候,袁世凯突然逝世。华侨讨袁敢死先锋队奉中山先生电召开往上海集中。到了上海后,几百个队员都住在华侨讨袁敢死队招待所,所址设在徐园。中山先生亲来慰问,并对全体队员演说,一连讲了4小时,散会后又又在张园欢宴全体队员。后又派廖仲恺到徐园慰问各队员,并发给每人大洋300元。当时我用不着这么多的钱,因此就不要。

廖仲恺来慰问时问起我的姓名。我说:“我原名马湘,在加拿大爱孟顿参加敢死队时,是用化名黄陞报名的。”廖仲恺答道:“中山先生叫我来找你,他还说:‘演讲时看见一个人身材不高,好象是在美国巴索会过的马湘,如果是他,带他来见我。’现在请你随我去见中山先生罢!”我听说之后十分高兴,便随着

廖仲恺一直跑到环龙路 63 号中山先生的寓所来。

中山先生一见面就指着我说：“你是马湘？我在美国巴索见过你，你昨天很用心听我演说，我估计一定是你了，我和你父亲马厚庶是旧好，你是我的世侄，你来了很好，就住在这里罢！以后见我可不用通传。”我很愉快地答应了，便退出来。

我奉命之后，马上从招待所搬来中山先生的住宅里。从这天起就跟随着先生，先后担任卫士、卫士队长和副官等职务，一直到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中山先生在上海居住时，原来担任卫士职务的只有马伯麟一人，自我到来后，便有两人了。

三、孙中山先生在上海的生活

孙中山先生住环龙路 63 号，马伯麟、朱执信、廖仲恺和我都一起住在这里。对门 44 号是办公的处所，也是陈少白和秘书连声海的寓所。经过两个月后，有四位旅美华侨来见中山先生，出门时拉着我谈话，问我姓名。接着便说：“孙中山先生住的房子太不象样了，是他自己的么？”我答道：“不是他自己的，他那里有房子？这房子每月要付出租金 65 元。”他们齐说：“世界上只有孙中山是好人，那里有做过惊天动地大事业的人连住的房子也没有呢？我们一定要替他想办法。”说完之后就告退了。

原来这四位归国华侨，集合了许多股份筹备在上海开设化妆品工厂。他们自从见过孙中山先生后，知道中山先生现在还是租房子住，便开了一个股东会议，讨论拿出一笔金钱购置一所象样的住宅，送给先生。各股东都一致赞成，就买了莫利爱路 46 号一所住宅，一切家私用具以及花园里的花木和网球场等都布置得整齐美观。于是他们再来拜访先生，并说明来意，中山先生说：“送房子给我么？不可！不可！我怎能接受你们这样重的礼物呢？”经过他们十分恳切的劝说后，先生觉得不好推辞，便从环龙路迁到这所新房子来。

先生每天清晨起床，就和夫人在花园里打网球，进早餐，吃些牛奶面包多士之类，接着就开始办公。他常常和朱执信、廖仲恺、陈少白等聚谈，又喜欢与蒋梦麟、郭泰祺、章太炎等研究学术。晚上多是阅书、读报，或是著作，每每至夜深 12 时才就寝。

那四位归国华侨创办的上海化妆品工厂开幕时，他们请先生莅临指导。

先生到厂参观后,对各创办人能够回国兴办实业极为嘉许,接着就对各职员工人演讲。大意是说:“中国实业极为落后,即此化妆品工厂,本来资本不须太多,机器亦不繁重,但经营此种工业者仍不多见。”继又勉励各股东和工人争取更多的海外同胞今后更多的回国兴办实业。全体员工听了,都非常兴奋,鼓掌之声常常把先生的演说打断了。后来全厂员工都加入了国民党。

那时在北四川路有一家广东馆子叫“趣乐居”,营业范围很广,生意十分发达。经理孙陆洪与先生同族,他曾介绍过 50 余人来见先生。后来这 50 多人都加入了国民党。我和孙陆洪相熟了,便劝他把趣乐居的赢利拨出一部分来组织一个工界协进会,并开办工人子弟学校、医务所,使工人子弟有书读,患病有治疗。我随将这个意见告知先生,他认为很对。后来孙陆洪请先生到趣乐居食饭,并把我劝他组织工界协进会的事告诉了中山先生,他并对先生说,他本人对此举表示很赞成。当时中山先生极为嘉许,并请他从速进行。不久这个工界协进会便成立了。

上海广肇公所,产业极多,由温宗尧、刘维炽和陈兴汉三人为公所总理。他们入息甚丰,不特个人生活豪阔,而且往往巧立名目将公款随意开支,宴会频繁。先生为了纠正他们的错误,特请他们来谈,说他们借故滥支公款,很不应该,又指他们各人都有很多收入,在社会上很有地位,何以还要花费公款,要他们将公所的公款扩充学校和医院,这不特要使在上海的广东人有书读,其他外省人亦可一并招收。有了公医院贫病就可以得到治疗。先生并进一步对他们说:“趣乐居以一家商店亦能组织工人协进会,创办一些社会服务事业,你们应该很好仿效。”不久他们就遵照先生的指示,把学校和医院大加扩充起来。

中山先生很俭朴,他家里共有好几个人用膳,但每天菜金不超过 2 元。有一次唐绍仪来访,畅谈之下不觉已至中午,先生留他午饭,吩咐我说:“马湘!你去趣乐居买一只卤水肥鸡来!”唐绍仪很快就把鸡吃完,还以为尚有其他肴馔,中山先生见他尚有等待的样子,便说:“简慢得很,没有什么好的菜款待。”又对我说:“马湘!还有什么菜?”我答道:“厨里只有咸鱼。”先生命拿上来。唐绍仪一边用咸鱼下饭一边说:“我太吃惯了,一只肥烧鹅,我一餐可以食完,因此家里几个人每餐菜钱,便要 10 元啊!”

有一次伍廷芳、伍梯云和唐绍仪几个人一起来。先生留他们吃晚饭。伍廷芳说:“我每日喜食花生、甘薯、鸡蛋和一些鲜鱼,不惯食肉,还是让我回家吃

饭罢!”先生也不加强留。

林焕庭来见中山先生,报告华侨汇款来的事情。先生说:“好!款存在你处罢!”有一天先生、夫人和我到林焕庭处取了百多元,缓缓地步行至棋盘街,走进一间旧书店里,选买了一大堆线装书。我将带来的大包袱把书包好,但是太笨重了,不容易拿回去。我便对先生说:“可否雇一部马车搬回去呢?”先生说:“好,这样笨重的书籍背着是不好走的。”说着把手向衣袋一摸又说:“钱已经买书买完了。”夫人也说身上没有钱。先生问我身上有没有钱?我说有4角钱,遂雇了一部马车回去。随即命林焕庭购置书橱,先生和夫人把书籍分门别类的存放好。

先生带着我雇了马车到北四川路购了一大批外国书籍和制图仪器等物。他常常画绘地图,那里应该筑铁路,那里应该筑公路,那条河流应该怎样改良和怎样利用,那里有什么矿藏,那里建什么商港和军港等等,都陆续详细地绘画出来。原有制绘仪器很粗劣而且多有损坏,因此又购了一批仪器回来。

上海有一位裁缝师名叫王亨利,先生到他店里定制一套西服和一件大衣,并留下了地址,分付他制好了按址送来。不到三天王亨利便把衣服送来,他看见先生毕恭毕敬露出十分荣幸的样子,夫人把价款给他,他不肯收受,一定要把衣服送给先生,表示一点敬意。先生哪里肯随便要这几件衣服。王亨利又诚恳地说:“些少敬意,请赏脸收了罢!这些衣服是我十分用心制成的!”先生略点一点头。王亨利又说:“可否亲笔写‘王亨利’三个字给我印名片?”先生觉得这人如此诚恳,便写了“王亨利”三个适合印名片用的字给他。王亨利万分欢喜,拜谢而去。

上海永安公司大部分都是澳洲华侨股本,经理郭标时常来拜候先生。有一次郭标叫人送一件上好的皮毛大衣来,我转报先生。先生惊讶地说:“上海不算十分冷,回广东更不冷,北京是冷的,但我又不到北京,我的衣服足够御寒,我不受他的,你拿回去还给他罢!”我便拿了这件用上好盒子装璜的皮大衣,找着了郭标,对他说:“中山先生多谢你,但皮衣先生不需要用,命我送还给你啊。”郭标只得收下。隔两天郭标又来访,中山先生对他说:“永安公司生意十分好,获利甚巨,希望能够将赚得的资金拿来办工厂办实业,并希望你们也能号召各地华侨拿出更多的资本,回国开办工厂、农场和兴办各种实业。你送给我的皮大衣,我不应收领,如果是永安公司送的,永安公司是股份生意,不可

拿股东的钱来送礼,如果是你送的更不应该。你把这件大衣卖给外国人,可以获厚利!我的衣服足够御寒,更不须穿这样华贵的大衣,我对你的诚意,十分感谢。”

上海先施公司经理马应彪,及后来做大新公司总监督的蔡昌同为香山县(即中山县)人,郭标对他们说:“孙中山先生为中国唯一的伟人,又是我们的同乡,你们为何不去见见他呢”?马蔡两人都十分希望能见到中山先生,只是没有机会。后郭标用电话找我,说马应彪、蔡昌希望能来拜见中山先生,请中山先生给他一个日期。我接电话后便转报先生。先生说:“我每日都开会,有暇时再叫你通知他们吧。”

一位美国中将请中山先生到他住所晚餐。先生雇了一部马车,着我跟随,按时前往。将近到达时,忽然坏了一个车轮,天又下起大雨来,车中只有一柄雨伞,便由我撑着雨伞遮着先生,冒着大雨前去。虽然路途不远,但衣履都湿透了。我跑到门前把电铃一按,没有人开门,停了一会再按一下,门是开了,但只略开一开,一个人从门里向外一张便又把门关了。我从短墙上望见一个外国人站在台阶上向外面张望,遂用英语对他说:“孙博士来了”。这个外国人才跑下台阶,开门让先生进去,并和先生热烈握手,表示欢迎。进门后,门房问我孙博士是什么人?我说:“孙博士你也不知道么?他就是孙文。”这人惊奇的说道:“原来就是报纸上经常登载的孙文,他为什么不坐汽车来呢?到这里访问的人没有不坐汽车的,刚才门铃响,因没有听到汽车响号,我以为是顽童作弄,所以没有开门。”我骗他说:“原来是坐汽车来的,但到了街口汽车坏了。”餐后美国中将送先生出门,并准备用汽车送先生回寓。先生说:“谢谢你,不用汽车了,我还要到离此不远的地方找一位朋友呢!”这位主人十分恭敬的送先生出门,握手告别。这时雨也止了,我随着先生步行回寓。

有一次我跟随先生步行至愚园路,他忽然指着这里的洋房对我说:“你看!愚园路这一带地方,以前都是坟墓,现在都是壮丽的洋房了。这些洋房多是我国军阀建筑的。他们割据地方,横征暴敛,开烟开赌,无恶不作,吸尽民脂民膏来到这里起洋房,娶妾侍,打麻雀牌,饮洋酒和吃大菜,弄到工人农民吃不饱,穿不暖,这样中国不亡还等待什么?因此非打倒军阀不可。”

有一次,孙中山先生偕同夫人、陈少白、李茂之和黄大伟夫妇从上海乘火车至杭州西湖游玩,我和黄惠龙跟随护卫。中山先生戴白通帽,穿白夏布长

衣,携手杖,还戴上深墨晶眼镜以免惹人注意。到了杭州下车时,忽有警士3人时前时后的跟着走。先生带同各人来到李茂之的别墅“素园”。两个警察又追踪而到。我问他们有什么事情?他们说:“有贵人到这里,我们来保护的,我们已有一个警士返区署报告了。”我便入内对先生说:“有两个警察从车站跟我們到这里,说是要保护贵人的。”先生说:“蠢子!有什么贵人?”说毕便跑到门前对警士说:“警察职务是维持地方治安,我是一个平民,为何要跟来保护?快回去执行你们的任务罢!”正说话间,杭州警察厅长率同警士10人前来保护。先生吩咐他不要告知别人,并叫他们从速回去。先生在杭州游玩了3天才回上海。

每逢端午、中秋、国庆和新年,都有一百几十个人先先后后的来拜候先生,这些人多数都说是从前追随过中山先生革命,把私人的财产弄光了,现在不特无好处,而且生活十分困难,请求中山先生资助。先生识透这些人生活实际并不困难,不过是假冒对革命有功,企图骗取资助而已。有一次有5个这类人来,装作愁眉苦脸对中山先生诉苦说,几天没有饭吃了,请求帮助些少生活费。中山先生说:“你们肌肤丰满,面色红润,而且衣履齐整,哪里象几天没有饭吃?我每天虽然吃三餐,气色还不及你们丰润哩。”他们知道中山先生是不可欺的,便告退了。以后我觉得每逢年、节都有这班无赖来罗苏〔嗦〕,便约同黄惠龙对先生说:“每逢年、节都被这班无赖来罗苏〔嗦〕,我们打算不让他们进来,把他们驱逐出去,好不好?”先生答道:“其中也有真的为革命出过力,而且生活确是困难的。不可这样做,我不会感到麻烦的。”

四、孙中山先生护法南下

1917年北洋军阀段祺瑞破坏约法,中山先生号召国会参众两院及北洋海军往广州组织护法政府。参众两院议员及北洋军舰均纷纷表示响应,相率集中上海及吴淞口黄浦江一带,待机而动。惟当时财政支绌,且一时尚不能解决。这种情况被哈同(犹太人,上海大富翁)得悉,他遂向其好友曹亚伯说:“中国已经大乱,非孙中山先生莫能为力,若中国衰亡,我在上海亦不能立足。现孙中山先生财政有困难,我极愿助其一臂之力。”曹亚伯(曹亚伯为归国华侨,原籍湖北,亦为老革命党员)将哈同的话转告中山先生。翌日,哈同请宴,中山先生应邀偕同夫人前往,我随行护卫。同席者为中山先生、孙夫人、曹亚伯和

哈同四人。席间哈同表示极愿帮助中山先生护法南下经费,先生极为嘉许,拟作为借款,给回收据。哈同表示愿诚恳捐助,不作为借款。中山先生以哈同如此诚恳,便应允了。翌日曹亚伯来访,并携带来五大麻袋钞票。中山先生命曹亚伯用电话向哈同致谢,及告知明日即离开上海。

孙中山先生命吴景濂、林森二人管理财务,率领参众两院议员和北洋舰队南下。1917年8月2或3日抵达广州,宣言护法。8月25日国会在广州开会,制定护法军政府组织大纲,选举孙中山先生为海陆军大元帅,设大元帅府于广州河南土敏土厂。

桂系军阀莫荣新当时任广东督军,手握广东军政大权,开烟开赌,捐税什出,弄至遍地土匪,民不聊生,广东人对他非常怨愤。当时广东总商会、慈善团体、各界团体及社会知名人士曾召开秘密会议,选出代表15人向孙中山先生请愿,要求撤换莫荣新。各代表入见先生时,均肃立不敢就坐。中山先生很客气地请他们坐下,并吩咐勤务送茶送烟。各代表向先生陈词,大意说:“……大元帅为世界上唯一伟人,不特为我国全国同胞所爱戴,且为全世界所推崇,现在广东被桂系蹂躏,民不聊生,请求大元帅惩办莫荣新,挽救广东同胞于水深火热之中。……”孙中山先生说:“好!你们请回,我一定有办法挽救广东同胞。……”1918年1月3日中山先生曾派北洋舰永丰、楚豫和永翔三艘从黄埔驶入省河,至大元帅府门前,先生率同参军和卫士登永丰舰,向二沙头进发。此处原驻有桂军炮兵一营,乃向之作试探攻击,惟绝无反应,即命参军祁耿寰带领少数士兵登陆。祁耿寰登陆后只发觉有徒手桂军10余人,或坐或卧,各垒堡中之山炮均缴去撞针,亦无炮弹。中山先生命各舰再进至大沙头。大沙头原有桂军一团驻守,此时亦绝无举动,而且隐蔽甚周,不能发现目标,遂命各舰向督军署,越秀山及各桂军驻地发炮轰击,连续50余发,均寂然无一处有还击者。中山先生于是说:“黄惠龙!马湘!你们到大沙头搜索!”我答:“我们二人只能够带手枪。”参军祁耿寰连忙向中山先生陈说:“万不能,万不能。桂军在大沙头必有准备,而且现在潮水已退,虽舢板亦不能靠岸,泥泞没膝又不能涉水前进,牺牲二人实在无用。”中山先生用望远镜细察,果然发现有机枪阵地隐蔽于丛莽之中。祁参军续向先生献议,谓时将入暮,而且下雨,请回大元帅府从详再议。中山先生遂率同各舰长及参军卫士返回大元帅府。是晚开会至10时。

翌日,莫荣新执长烟干来见。我引莫至副官室,并说明自己有拱卫大元帅的任务,所以对于来见的人都十分注意。一边说一边拿起莫之烟干烟袋留心逐部细看,又问他还有什么东西带来。他明白了我的意思,便站起来双手把自己身体由上向下扫,并说:“没有其他东西,请你搜查好么?”我笑着说:“莫督军!哪里须搜查啊!”我觉得他所穿衣服甚少,实在不能暗藏什么,遂请他人见。中山先生与莫荣新相对坐,祁耿寰坐中山先生右侧,蔡公时等四五人站立在后,我在门口站岗。中山先生说:“我为什么要用大炮轰你,因你执掌广东军政大权,弄到民不聊生,国家之主人就是人民,你将主人如此虐待,实在违法乱纪已极。你知道么?现在广东同胞有代表来见我,请将你从严处罚……”莫荣新很恭敬地回答:“是我的错,我办得不好,我来时不坐汽车,沿途步行视察市面,觉得甚为萧条,烟赌林立,我回去必定要大加整顿,不负粤人之托……”孙中山先生望一望祁耿寰说:“祁参军你可和莫督军谈谈!”祁耿寰遂将大元帅府经费支绌,各职员须要奉父母,养妻教子,租屋住,现在每天每人只发伙食费4角,实在十分困难,请莫督军将广东财政收入拨出些少作为大元帅府经费。莫荣新立即应允并说:“大元帅有命,我一定服从。”祁耿寰又问既然应允支援大元帅府经费,可否立即派员跟随莫督军回署提取。莫荣新又立即应允连说:“好极,好极。”祁耿寰请参军蔡公时、庶务陆华轩随莫到督署提取。

福军司令李福林派胡新率领步兵一连,为大元帅府卫兵。莫荣新用港币500元以及团长任用为酬,引诱胡新,使其行刺中山先生。胡新竟为所诱,遂于深夜12时,穿便服携带驳壳手枪2支,来至中山先生之寝室楼下,见有卫士守卫,遂退去,如是者已有好几次了。有一次胡新又来,竟欲登楼。被我发觉,立即上前制止,并说:“大元帅吩咐就寝后无论何人都不准上楼。”胡新强辩是来护卫大元帅的。我说:“大元帅府的警戒是你的任务,应在府门府外四周执行。大元帅办公和睡觉的地方,有卫士负责,你不能随便深夜穿便衣携带枪械来到这里。”胡新不敢再辩,只得退去。翌晨中山先生问:“马湘!你夜深与何人争论?为着什么事?”我便把胡新深夜进来和与他争论的事情说了一遍,并说:“胡新这人是李福林派来的,李福林是贼头出身,难保胡新不是坏人,我极为怀疑这个人。”先生遂命我打电话请李福林来。李福林接电话问大元帅找他有什么事。我随便答大元帅没事就不找你了。不久李福林乘小电轮到大元帅府门前,刚上岸,望一望卫兵室说:“丢那妈!胡新个契弟去了哪里。”我见李福林已

到,而中山先生正开会,遂请他到副官室坐坐,告知先生正在开会,请稍候一会儿。并对他说:“我不识字,你也不识字,什么礼法我们都不晓,但是见大元帅时就应该恭恭敬敬地啊。”李福林很高兴地回答:“丢那妈,好在你讲明白,你唔讲,我就乜野都唔识。”中山先生会议完毕,我报知李司令已到,先生命请他进来,并吩咐我站在身旁。李福林进来坐下,挺起腰,双手分放在膝上,状貌十分恭敬,随说:“大元帅有什么吩咐?”中山先生说:“你今天精神十分好。”李答:“都和平时一样,不过今天刚剪了发。”接着便问:“你的部队有没有训练?”李答:“极少,极少。”先生又说:“你派来守卫的士兵,我很少看见他们出操。我的卫上天天都由队长卢振柳率领操练。胡新连长近来举动行为你知道么?你要问一问马湘才好!”李福林请我告诉他。我就把胡新如何深夜便衣携械欲登大元帅寝室的情形,详详细细地说了一遍。李福林听罢,勃然大怒说:“我几乎被胡新害死。”我又问李福林有没有发给胡新驳壳手枪2支。李福林只说发过大号左轮1支。中山先生说:“登同(李福林别字)!你好好地查明胡新这个人。”李福林出来,我劝李对胡新不可动火,可一面请胡新饮酒,灌醉他;一面派得力人员搜查他的住宅,这样就容易把这事查明白。李福林连说:“使得,使得。”后来我接到李福林电话说,他依照我的办法去做,一面请胡新晚膳,一面派人搜查他的住宅,果然查获莫荣新收买胡新的确凿证据,当即将胡新扣留枪毙。

桂系军阀踞粤,勾结北洋军阀,收买国会议员和护法南下之北洋舰队,于1918年改组军政府,取消大元帅制,改为总裁制。孙中山先生洞悉其阴谋,认为护法目的暂时已难实现。遂于军政府改组之前一日离开广州,回到上海。

(原文刊《广东文史资料》第1辑)

跟随孙中山先生十余年的回忆(下)

马 湘

五、孙中山先生回粤任大总统

1918年,孙中山先生被桂系排挤,离开广州到上海后,护法军政府受桂系军阀把持,挂护法招牌,暗则与北洋军阀勾结,并大开烟赌,弄到乌烟瘴气。中山先生命驻闽南粤军回粤驱逐桂系,李福林、魏邦平等在境内策应。驻闽粤军第二军长许崇智派代表(忘记他的姓名)来沪谒中山先生,请派得力人员到福建协助策划军事。中山先生命许的代表稍待数天,并用电话叫张静江转电奉化蒋介石来见。翌日张静江来,据说:蒋介石因母丧坚要在家守孝,待满了3年才肯担任职务。中山先生当即写了一封信,命张静江亲身带往奉化交给蒋介石。张臂缠黑纱赶往奉化,表示愿替蒋守孝,要蒋介石立即赴沪。蒋只得偕张静江来沪。当中山先生、张静江、蒋介石和许的代表会谈时,适有安南归国华侨谭光汉来访(谭在沪经营汽车业,经常来见中山先生),中山先生介绍他与蒋、张等各人相见,谈到粤军回粤经费问题时,谭表示愿尽力帮助,并赠蒋介石旅费1万元,蒋始乘船至厦门,转漳州协助陈炯明、许崇智策划作战。不久,粤军回师,进至增城,李福林、魏邦平乘机响应。莫荣新战败,桂军残部退回广西。

1920年11月,孙中山先生偕同夫人乘永翔军舰回粤,马伯麟、黄惠龙和我跟随侍卫,至福州曾访问福建督军李厚基,约一小时余回舰,当永翔舰开出闽江,中山先生站在甲板上浏览闽江山水,忽然对舰长说:“现潮落数尺,若仍照进口航路开出,必遭搁浅。”言时又以手杖指示方向,把从某处至某处,应靠近某山某岸航行,向舰长说得很清楚。但舰长不甚置信,虽然连声说“是!是!”但没有实际照着做。不久,军舰果然不能前进,舰长才不得不表示敬服。他说:“我生长福建,而且出身水师学堂,现在还担任舰长职务,却对闽江水势,而反不如先生了如指掌”。中山先生说:“中国各河流及海港,我都有细心研究”。舰长设法驶离浅沙后,遂依着中山先生的指示,开出闽江口。